

语词笔记

履痕

早秋记：有所见，有所思，有所容

| 蒋迎春 文 |

一

九月的第一天，天气溽热。外面的树木以及窗外的叶子纹丝不动。薄荷猛烈的气味让人清醒，掐几片放在身边，无上清凉，说的是内心。

常常想去看望一棵有上千年树龄的樟树，想看时间在它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想去看成片的金鸡菊，在晨光或夕照里，远景是山，风吹过的时候，金光荡漾，大片的草本植物能给人带来无穷的舒坦。还想去果园里采摘秋天的果实：苹果或水晶梨，有些需要梯子才够得着。

早秋的商陆、芦苇、狗尾巴草，等等，总想和它们说点什么。凤仙花、晚饭花、鸡冠花，好像童年的一个梦境。童年的风物越来越少，童年的记忆越来越长。

期待桂花的开放，这是九月最盛大的献礼。一旦开放，空气中弥漫着金色蜜汁般的甘美气息。期待的事情有许多，光是期待本身，就蕴含着希望之光。毛姆说：“一个人能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不能把他怎么样。”

节气已经到了白露，许多植物的叶片除了会变色之外，一些叶片部分会被虫子咬掉只剩下筋络，像是蕾丝边。一盆月季，开过之后枝叶渐枯，把它们放在户外常青藤中，新开一朵水红色小花，不禁心喜。鸭跖草开了许多，那一抹深蓝。牵牛，“一朵深渊色”。扁豆藤缠绕着白色栅栏，开着成片紫色的小花，它们的攀爬能力极强，曾见过一棵大树上缠绕着扁豆的藤蔓，最顶上的部分直立着迎向蓝色天空。森林里许多藤蔓植物足以让一棵树枯死，它们遮住了树木可以吸收的阳光与氧分。野烈、疯狂、蛮横，这在植物体内也存在。

窗外的紫藤，仿佛要爬进来似的，那一汪绿，滋润眉目……彼岸花开得有些时候了，但若见过最美最诡异的一朵，以后遇到的就都不是了，时过境迁，物非人是，常常是这样，到底是有些悲凉的意味。有青苔、蕨类植物生长的地方，背阴、潮湿、清凉，一株红月季开在其中格外显眼。日本枯山水的味道：清寂。极度的低敛奢华。

秋分日，去菜场，回来汗湿衣衫，植物已经很秋天了。莹白中带着些许浅紫的玉簪像耳坠似的。草丛里秋虫的叫声好听，给人一种形而上的愉悦。成片橙红的美人蕉开在夕照里，风涌来，风涌进了美人蕉里。初夏剪的天竺插在陶罐中至今仍然鲜活，纤美的叶，质朴无华。蓝雪的蓝，静静的似一面湖水。

玉兰迎来第二个花期，海棠果尚小，到冬季的时候它们是玫瑰色的，酸甜的口感，有人用它做海棠酒。有几百种植物可以用来染布，还有大量的植物可以用来作中药，大自然的精妙永远让人倾心。有人用蓼兰、银杏叶、莲蓬等等染出的布匹挂在晴空下，都美。有些制作简单，有些工艺复杂。绿色的荷叶切碎后，煮沸，水呈褐色，把丝绸放进去，染出来是浅黄与米白的交融。柏子制作的香丸也不复杂。生活小小的欢愉。

在自然里，在日常生活在，在静默里，总在寻找自己的语言。看到美的事物，会心动，但不会持拥有之心。每天晚上把衣服洗干净，第二天仍穿它们，心念干净。生活真实的模样越来越简单、简明，困难不再成为障碍，它只是时间流变中必经的途径。蒋勋说：“美”使我们沉默，“美”使我们谦卑，“美”使我们知道同时存在的辛苦与甘甜，艰难与庄严，通过“美”我们再一次诞生，也再一次死亡。

有一次黎明途经白果巷，巷弄阒无一人，两边的店铺早已蔽旧，许多都在转让，连着整条道路两侧的银杏树灰扑扑的。当树叶转黄，人们纷纷前来拍它们。从巷头到巷尾，车上、地上铺满金黄的银杏叶，那是凋落之前的一次壮观。

那日，我们登完山去看水稻田，黛色的青山在南方，稻田也非一望无际，房屋在河流的倒影，水生植物，溪边垂钓者，走在乡道上，人是快乐的。往北，便是西泠，洑水浩浩汤汤，暴雨骤降，我们一路奔跑，衣履皆湿。在车中观看一会雨。这也像是一场短小的旅程。

清理房间，练瑜伽，做饭，这些构成的日常，都有秩序。晨光把浅蓝色的窗帘一侧涂上一层橙色调，房间也明媚起来。铜钱草在光中是透明的。清晨的寂静与夜晚的寂静很不一样……隔壁传来锯木声，也有“伐木丁丁”之感。把蒸熟的板栗、百合、山芋、南瓜放在餐盘里也很悦目。

朋友送的普洱，进口柔滑，几盏之后，身体微微发汗，茶汤与咖啡的颜色接近，好的红茶与咖啡盛放在白色瓷杯里，杯壁会呈现金黄的色泽。一只豆青色龙泉产的水盂，冰裂纹的，底部有一条小鱼，加水后放几朵白色的茉莉，香气似有若无。“瓷器就是玉的精神的继承与光大，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充满玉的美。”

用无花果炖肉，可减油腻，汤清爽。刺梨、鸡头米、沙棘果以及其他一些秋天的果实做成的食材都很美妙。大自然四时慷慨，人勤劳。牧民们的游牧生活与养蜂人定期迁徙以及渔民出海捕鱼都有季节的味道。

大清早的细雨打在行人身上，一个个场景走过也像电影里的桥段。二十四小时营业便利店，女店员对着窗户打哈欠。迎面而来的风总是令人愉悦的。晴好日子的清晨之露随着朝阳初升，它们便消失绝迹。啊，晨之露。小林一茶的味道。小津安二郎的味道。时间之味。一片片转红的香樟叶缓缓落地，风来，团圊也有浩瀚之感。清早园中老人多，年轻人的生活是无穷无尽的，留给老年人的天空已经低矮。

去见一位师长类朋友，多年未见，他消瘦憔悴，这是失眠症所导致，但依旧健谈，他学识渊博、心性纯良。我们喝陈年的生普，茶汤清透，唇齿留香。杯盏在柴烧之后裂变出冬种迷人的色泽。人，丝毫不提受过的苦，这是淬炼之后的清明。

喜欢每日有户外运动的人，有健美的肌肉，整个人有山野气息，给人元气充沛的力量。人在慢走的时候，可以欣赏途中的风景，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思考中，在想停留的地方做停留，会有无限遐思。在跑步的时候，感受身体的力量，奔跑时有飞机滑翔时的感觉，加速中有冲出地面的飞扬感。

安静的人身上充盈着平和安详的光辉，由踵至顶，每个关节都柔软，这样的人很稀少，他们的呼吸吐纳也是柔静的。“布衣菜饭，可乐终生。”年轻时读到只觉得好，后来身体践行，才发现就是这样了，这样已经很好了。

席勒说，美一定是自然的赠品。爱与美不可分割，因为热爱的眼睛总能发现美，使当下的每个片刻充盈。“所谓爱，就是在一切现象中去认识自己”（托尔斯泰）。

夜宿清水湾

| 罗光辉 文 |

从上海出发，驱车前往清水湾。进入山区，道路蜿蜒曲折，小车摇摇晃晃，作为土生土长的赣中乡下人，我对这种七弯八拐的山路一点都不陌生，我喜欢这种坐摇篮的感觉。

一进清水湾，只见山涧一泓清水缓缓流出，在山谷间汇成一汪碧绿清澈的深潭。碧水与山庄相互映衬，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涌上心头。面对满是负氧离子的清纯世界，我做了3分多钟的深呼吸。

傍晚时分，我在纸源冲水库边漫步，清爽的山风从耳边吹过，惬意涌上心头，清水湾像含情脉脉的少女，展现着她柔美的身姿……

吃过晚饭，和战友一道，想去接受乡风民俗的洗礼，我们开始了涤荡尘埃的散步。

这里，树木葱茏，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一派乡间田园诗意。

这里，一婶一嫂一叔伯，一草一木一瓦屋，各干各的活，各履各的职，各展各的风采，令你分不出谁是谁的陪衬，谁又是谁的依附。

我喜欢看路上的风景，也喜欢看路上的人。山里人，看起来养眼，尤其是女孩，水灵灵的。我喜欢随意拍照，拍天空，拍大地，拍动物和植物，仰拍一片云，蹲拍一朵花，以广袤的天空为背景，展示大自然的美，获得一种空灵的境界。我喜欢辽阔空旷恢宏的气势，也喜欢幽雅婉约有内涵的美。

天黑了，路过一片树林，往里一瞧，朦胧中，见有不少鸡鸭，还有鹅，它们都睡了，有的睡在地上，有的睡在树上，它们安详地睡在同一片林子里。我激动，随手拍下了几张朦胧美。这是我在大城市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风景。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他的时间，他的缘。

三层楼的屋檐下，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男子，打着赤脚，在那儿乘凉。

“下面林子里那些鸡鸭没人偷吗？”

“什么？偷？没听说过。”他十分惊讶。

“您怎么打赤脚？”

“刚从地里干活回来。”

“您有50了吧？”

“50？我77了。”

哇，我和战友羡慕地看着他，77岁，城里人这时可能在研究养生之道，谁还会入夜时分下到地里去干活？

离开这位老乡，边走边边在想：城里人，乡下人，一个60岁就开始讲养生，一个80岁还在田间干活，他们谁幸福呢？

回到住处，洗漱后，已是半夜。人散了，鸡鸭睡熟了，虫儿鸟儿都进入了梦乡。这儿很安静，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声音。

天蒙蒙亮，一阵鸟鸣把我引到了山林中，“啁啾”“呱呱”，这是八哥，虽然久违这种声音，却不陌生，第一声入耳，我就感到特亲切。

天，下起了雨，一位男子打着赤膊在田间拔稗草，摩托车停在田头。

村口，一位年轻姑娘，抱着一小孩，手上牵着一个，后面还跟着一个。这儿有幼儿园？一问，她是位90后，三个小孩都是她的，早上带小孩出来瞎转转。我向她伸出了大拇指，为她点赞。她却给我讲了一个更让人惊讶的女性，她说：她们隔壁村有位81年出生的女性，生有9个小孩，八女一男。她很会带小孩，个个带得健健康康，活泼可爱，像一朵朵山茶花，在山村里烂漫地开放着。她喜欢玩抖音，微信名是“九个孩子的妈”，我看着她刚发的视频：她两岁多的儿子在玩捉泥鳅。心里，说不出是佩服还是羡慕。

源头村，冒出了一缕又一缕炊烟，扎在竹竿上驱赶鸟的红飘带迎风飘扬，一位中年妇女在割草，她说她养了6只兔子；一位老汉牵着一头老黄牛，后面跟着一头小牛，正往山里走；一位女孩带着一位男孩（估计是她弟弟）坐在门前的矮木凳上背古诗。

这儿真干净！

小溪边，两位村姑在那里浣衣，彩色的伞遮住了她们好看的脸。潺潺的溪水，柔柔的水波，美好的旋律里有大自然的真实与和谐，很想把身上所有的蒙尘统统扔进小溪……

